

責任編輯：孫嘉萍

開一輛寬敞的越野車，搭起一隻行囊，腳穿一雙帆布鞋，與自己的愛人行天涯，看盡這世上的美景，嘗盡這世上的美食……

但又有幾人能這樣去做？

夢想，有期待，想着去改變。但要從舊心情的泥潭裡完全爬出來難上加難，即使你奮力脫離了那個泥潭，身上仍然會到處沾有泥潭，即使你洗去了，肌膚上還會有泥土的腥味。

愛的妻子亡故。他說每天最怕回家，一開門，他似乎聞到妻子頭髮上帶有的洗髮水的味道，有時個人在廚房裡，會猛然覺得妻子就站在身邊，但是他不敢回頭，因為她這輩子也不可能見到她了，但是他這回頭，會情緒失控。這位遭遇了十年前下崗失業，又遭

喪妻之痛，才三十來歲的男子，看上去就像一個小老頭。

他的親人也看出了端倪，終於說服他把房子賣了，又在城郊重新買了一套新房。親人們又為他牽線，希望他再找一位妻子，但他一直放不下亡妻。雖然如此，但他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

有時候，時間和環境會改變人的心情。時間是良醫，讓時間快點來療傷，我們一點也不急得；但環境也是良醫，我們卻是可以掌控的，讓它快點就可以快點。換一份工作、搬一次新家、換一套新衣、來一次遠足……也許會給自己多一點亮色。

去年年的最後一天，朋友打來電話說，他說買車了，再過幾天，就要去提車。我非常奇怪朋友的買車舉動。朋友說：「新年快到了，想換種活法，換種心情，給生活一點改變。」朋友原是一個拒車者，他說他這輩子不太可能去買車，但現在他卻妥協了！爲了生活，爲了改變，爲了新心情，我覺得這樣挺好。朋友的舉動真的感染了我，每天晚上上班，心情像複印機裡的紙一樣，一張與另一張沒有什麼區別。我是不是也該給心情點改變呢？記得元旦那天早晨起來，天是霧茫茫的，外面靜悄悄的，這座城市似乎沒有睡醒來。我看著屋裡，一樣的窗簾、一樣的傢具、一樣的掛畫……以及一樣的、可以預測出來的日子。悲哀和無奈從心頭湧起。

我在用早餐的時候，產生了一個想法。幾天後，房間裡的傢具重新進行了擺設，書房裡堆積如山的書，全部打包搬進了儲物室，一些色彩鮮艷的掛畫替換了積滿灰塵的掛畫，我還網購了時尚的電子鐘、一些盜器和屏風裝點客廳，我又購了一台高端收音機。這樣閉着眼睛也可以聽新聞，欣賞音樂了。這樣的改變給我帶來了新心情，感覺真的不錯。

過年的時候，北方一位雜誌社編輯給我發來郵件。她說，她的雜誌改版了，希望我提意見。她說，雜誌改版，她得到的就是一份新感覺，帶來一種新心情。影響你的是那種舊心情，想換一種生活，就要換一種心情，也只有換一種心情，才能輕裝前行。換種心情說難也難，說易也易，最容易就從身邊小小改變做起，也許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孫中山的同盟會，欣欣向榮。各地的革命團體，正如雨後春筍，高歌猛進。上海一直開風氣之先，自然而然地便結合在一起，出現了很多轟轟烈烈的生動事迹。

一九〇八年十月，上海建立了新型的演出場所——新舞台。當時在那裡演出的夏月潤、夏月珊、潘月樵等，都是一批富有正義感的著名藝人，面對着風雲際會階級革命風暴，這些思想方面爲了保護劇場設施，避免火災等災害事故。另一方面，也爲了防範社會惡勢力對演出的干擾。因此，就以「新舞台」一批武行演員爲主，組織了精悍強幹的「救火隊」。同時，又以「新舞台」的京劇演員爲核心，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行業組織——梨園公會，從而維護京劇藝人的自身利益，以抵禦當時社會的激烈動盪。

這時候，奉孫中山之命，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陳其美等人，正積極聯繫人員，從事秘密的革命運動，準備武装起義。夏氏兄弟與潘月樵等，在與他們的接觸與影響下，也都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積極參與有關行動。並以「新舞台」爲基地，先後組織演出了一批進步戲劇如《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猛回头》等，鼓吹社會變革，反對專制統治，在觀眾中造成很大影響。

辛亥革命時，以潘月樵與夏氏弟兄爲首，又組織了武裝的「伶界公團」，拿起武器，光復上海的戰鬥。他們奮勇當先，包圍並攻打江南製造局。後來，當陳其美遭到清軍押解時，他們又組織武裝人員進行營救。這些優秀的南派京劇的藝人們，思想開明，捨生忘死，積極參加革命隊伍，真槍實彈地與清軍作殊死的鬥爭，在革命陣營中，贏得了很高的評價。民國建立後，曾受到了孫中山的表彰，認爲他們是：「啓導伶界，有功社會」。

美國暢銷書作家麥爾康·格萊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再次出擊，借鑒最新的神經醫學、心理學研究結果，引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各方面發人深省的事件，以他獨特的幽默流暢的文風寫出了又一本深入淺出的經典之作：《一眨眼：瞬間判斷的威力》（Blink：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本書涉及的領域一如既往地廣大。作者討論的既包括瞬間判斷成功的神奇案例：僅需觀察任何夫妻交流幾分鐘就能判斷他們的婚姻能否持久的心理學家，僅看人的面部表情就能「猜透心思」（mind-read）的科學家，一眼望去就能識別獎品的古董專家；也有因爲誤信第一印象而敗走麥城的例子：人民選舉了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之一沃倫哈定（Warren Harding）、可口可樂公司研發「新可樂」上市、警察作出錯誤決定槍殺無辜路人等。讀來無一不是妙趣橫生，引人入勝。

那麼格萊德威爾探討的這種「瞬間判斷」究竟源自何方，是否可信呢？據作者說，人腦就像一個超級電腦，可以整合各種微妙的線索：

在兩秒之內作出判斷，甚至有時我們自己都沒意識到、也解釋不清那些直覺從何而來，他爲這種現象量身定製了一個新詞：「切片」（thin-slicing）。格萊德威爾引用神經醫學的研究說明，如果並非經過專門訓練的專家，我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無法準確、清晰地說明自己某種感覺背後的道理。

驚鴻一瞥有時之所以比長時間的思考斟酌更可靠，是因爲前者開發啓動了我們的潛意識，而後者則可能越幫越忙，用多餘、無謂的躊躇推翻之前正確的直覺印象。

可是，「第一印象」也會產生誤導，帶來不良後果，因爲我們經常受環境中的微妙因素或者自己根深蒂固的成見掌控左右而不自知。比方說，邊上有人打哈欠，我們不由自主地跟風；看了幾個描寫年老的詞語，也不知不覺就會步履蹣跚。又譬如，美國五百強公司的總裁中，絕大多數的身高逼近六呎，其中三分之二的更在六呎二吋以上。相反，美國人口的平均狀況卻是男性身高六呎或以上的只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四點五，六呎二吋以上的只有百分之三點九。作者的結論，要想在商界升到萬人之上的地位，個子矮幾乎是同身爲女性或者非裔同樣致命的障礙。而當年沃倫哈定當選爲美國總統，不是因爲他的聰明才智或者人格力量足以顛倒衆生，而只是因爲他高大英俊，一表人才，一副「總統相」。可口可樂和其他公司的經歷也說明，市場調查中的第一印象並不見得是蓋棺定論，因爲消費者需要一些時間適應全新的產品理念，他們在市場調查的人工環境中作出的判斷也可能與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反應截然不同。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瞬間判斷呢？作者的看法是，最成功的決定一定是直覺和理性的均衡。而作出決定時，一個重要的原則應當是隨機應變，簡約爲上，不要盲從專家，也不要過分依賴高科技的工具。瞬間判斷的威力，說到底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平時在學問、見識和技能方面多給自己充電升值，多培訓，多練習，才能做到百發百中，眨眼之間定生死。

一個孩子，膽小怯懦。在長長的童年，他最害怕的是喜怒無常的父親，每當他喝醉酒的時候，他就會和孩子的母親爭吵、甚至動武。父親在家庭裡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威，沒有人能阻止家庭戰爭。孩子就躲在角落，看着，瑟瑟發抖。

孩子長大後，成爲軍人，他不斷得到升遷，最後成爲一個國家的元首。他就是希特勒。

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說，誰也無法十分精確地分析希特勒爲什麼會成爲惡魔？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人的成長與家庭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希特勒糟糕的家庭中，希特勒的母親非常溺愛他，但是母親在家庭裡沒有權力，當他不斷被父親毒打時，卻沒有去調停和保護他，而是仍舊依戀、尊崇和順從丈夫，這也許讓幼小的希特勒懂得了

文化什錦

京劇與革命黨

鄧小秋

清末民初之際，京劇藝術發展迅猛。在轟動北京、天津後，大批演員南下，以致遍布全國。作爲國際大都市的上海，也開始逐漸形形成「南派京劇」的大本營，擁有衆多優秀的京劇演員。觀衆基礎雄厚，影響日漸擴大。而在此時，中國的政局也出現了極大的變動。清朝衰敗，孫中山的同盟會，欣欣向榮。各地的革命團體，正如雨後春筍，高歌猛進。上海一直開風氣之先，自然而然地便結合在一起，出現了很多轟轟烈烈的生動事迹。

一九〇八年十月，上海建立了新型的演出場所——新舞台。當時在那裡演出的夏月潤、夏月珊、潘月樵等，都是一批富有正義感的著名藝人，面對着風雲際會階級革命風暴，這些思想方面爲了保護劇場設施，避免火災等災害事故。另一方面，也爲了防範社會惡勢力對演出的干擾。因此，就以「新舞台」一批武行演員爲主，組織了精悍強幹的「救火隊」。同時，又以「新舞台」的京劇演員爲核心，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行業組織——梨園公會，從而維護京劇藝人的自身利益，以抵禦當時社會的激烈動盪。

這時候，奉孫中山之命，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陳其美等人，正積極聯繫人員，從事秘密的革命運動，準備武装起義。夏氏兄弟與潘月樵等，在與他們的接觸與影響下，也都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積極參與有關行動。並以「新舞台」爲基地，先後組織演出了一批進步戲劇如《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猛回头》等，鼓吹社會變革，反對專制統治，在觀眾中造成很大影響。

辛亥革命時，以潘月樵與夏氏弟兄爲首，又組織了武裝的「伶界公團」，拿起武器，光復上海的戰鬥。他們奮勇當先，包圍並攻打江南製造局。後來，當陳其美遭到清軍押解時，他們又組織武裝人員進行營救。這些優秀的南派京劇的藝人們，思想開明，捨生忘死，積極參加革命隊伍，真槍實彈地與清軍作殊死的鬥爭，在革命陣營中，贏得了很高的評價。民國建立後，曾受到了孫中山的表彰，認爲他們是：「啓導伶界，有功社會」。

文史叢譚

歷史離不開記憶與敘述。一個地區、一座城市，像歷史人物一樣，有其獨特的個性、鮮活的情貌，而且，刻錄着時代的屐痕。就承載歷史記憶的功能來說，瞬時存真的圖像，明顯地優於聲音，也勝過文字。

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是兩幅頗富對照意味的珍貴照片：

一張，很陳舊，很古老。發黃的紙面上，一艘滿載着鴉片（當時稱爲「洋藥」）的英國商船，正乘着滿潮沿遼河口駛入大沽碼頭。

事情應該追溯到一個半世紀之前。根據屈辱的中英《天津條約》，牛莊成爲對外通商口岸。一八六一年五月，營口代替牛莊被迫開埠——這在東北地區是唯一的。此後，西方列強蜂擁而入，紛紛在此間設領事館、辦洋行、建教堂、修碼頭。他們強行攫取了海關權、領事裁判權，使營口淪爲西方殖民者在中國東北傾銷商品、掠奪資源的海上門戶。經過這裡轉輸，白山黑水間的大豆、棉花、藥材、煤炭源源運出；而棉布、燃油、火柴、玻璃等工業製品則潮水般涌入。進口商品中七成以上是毒品鴉片。從營口開埠到一九一一年，五十年間，輸入鴉片總量竟達二千二百六十噸。不僅大量白銀外流，擠垮了民族工商業，而且，嚴重摧殘了東北人民的健康。

屈指算來，營口開埠已經整整一百五十年了。一百

換一種心情

人生在線

去年年的最後一天，朋友打來電話說，他說買車了，再過幾天，就要去提車。我非常奇怪朋友的買車舉動。朋友說：「新年快到了，想換種活法，換種心情，給生活一點改變。」朋友原是一個拒車者，他說他這輩子不太可能去買車，但現在他卻妥協了！爲了生活，爲了改變，爲了新心情，我覺得這樣挺好。朋友的舉動真的感染了我，每天晚上上班，心情像複印機裡的紙一樣，一張與另一張沒有什麼區別。我是不是也該給心情點改變呢？記得元旦那天早晨起來，天是霧茫茫的，外面靜悄悄的，這座城市似乎沒有睡醒來。我看著屋裡，一樣的窗簾、一樣的傢具、一樣的掛畫……以及一樣的、可以預測出來的日子。悲哀和無奈從心頭湧起。

這樣的改變給我帶來了新心情，感覺真的不錯。

我在用早餐的時候，產生了一個想法。幾天後，房間裡的傢具重新進行了擺設，書房裡堆積如山的書，全部打包搬進了儲物室，一些色彩鮮艷的掛畫替換了積滿灰塵的掛畫，我還網購了時尚的電子鐘、一些盜器和屏風裝點客廳，我又購了一台高端收音機。這樣閉着眼睛也可以聽新聞，欣賞音樂了。這樣的改變給我帶來了新心情，感覺真的不錯。

過年的時候，北方一位雜誌社編輯給我發來郵件。她說，她的雜誌改版了，希望我提意見。她說，雜誌改版，她得到的就是一份新感覺，帶來一種新心情。影響你的是那種舊心情，想換一種生活，就要換一種心情，也只有換一種心情，才能輕裝前行。換種心情說難也難，說易也易，最容易就從身邊小小改變做起，也許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孫中山的同盟會，欣欣向榮。各地的革命團體，正如雨後春筍，高歌猛進。上海一直開風氣之先，自然而然地便結合在一起，出現了很多轟轟烈烈的生動事迹。

一九〇八年十月，上海建立了新型的演出場所——新舞台。當時在那裡演出的夏月潤、夏月珊、潘月樵等，都是一批富有正義感的著名藝人，面對着風雲際會階級革命風暴，這些思想方面爲了保護劇場設施，避免火災等災害事故。另一方面，也爲了防範社會惡勢力對演出的干擾。因此，就以「新舞台」一批武行演員爲主，組織了精悍強幹的「救火隊」。同時，又以「新舞台」的京劇演員爲核心，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行業組織——梨園公會，從而維護京劇藝人的自身利益，以抵禦當時社會的激烈動盪。

這時候，奉孫中山之命，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陳其美等人，正積極聯繫人員，從事秘密的革命運動，準備武装起義。夏氏兄弟與潘月樵等，在與他們的接觸與影響下，也都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積極參與有關行動。並以「新舞台」爲基地，先後組織演出了一批進步戲劇如《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猛回头》等，鼓吹社會變革，反對專制統治，在觀眾中造成很大影響。

辛亥革命時，以潘月樵與夏氏弟兄爲首，又組織了武裝的「伶界公團」，拿起武器，光復上海的戰鬥。他們奮勇當先，包圍並攻打江南製造局。後來，當陳其美遭到清軍押解時，他們又組織武裝人員進行營救。這些優秀的南派京劇的藝人們，思想開明，捨生忘死，積極參加革命隊伍，真槍實彈地與清軍作殊死的鬥爭，在革命陣營中，贏得了很高的評價。民國建立後，曾受到了孫中山的表彰，認爲他們是：「啓導伶界，有功社會」。

；今天若要實際感受一番它的前塵夢影，這些舊街衢、老建築當能提供一種視角、一個窗口。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作爲新聞記者，我曾多次在這條街道上採訪，遇到過一些老年人講：從前一到年節，街頭就到處飄揚着五顏六色、不同圖案的各國國旗，眼前「亂馬盈花」，心裡很不是滋味。時隔半個世紀，春節期間，我重遊舊地，映入眼簾的卻是落戶此間的大批中外合資、外商獨資企業無一例外地都掛起鮮豔的五星紅旗。我想，遺憾的是，那些老者不在了，不然，面對此情此景，他們一定會有許多新的感觸。

對於曾在這座海濱城市度過青壯年時代的我來說，最引爲自豪、無比興奮的還是跨越式發展的鮑魚圈新區。這裡，依託橫空出世的營口新港，連續十年保持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長速度，以一座現代化、生態化新城和改革開放的窗口、龍頭，成爲全市一張亮麗的名片。

此間位於遼東半島中部，背山面海，扼南北交通要衝，可是，千年未眠，卻一直處於孤寂荒涼狀態。可貴的是，民風剛健、質樸，想像力發達，開放意識很強。當地流傳着八仙在此渡海的神話傳說，仙人島因而得名。他們賦予一座孤山上的磚塔以鮮活的生命，結想爲慈母登高望兒的感人形象；還把一個圓頂山丘稱做饅頭山，說是「天爲龍蓋地爲鍋，柴在深山水在河。萬里煙雲皆紫氣，誰家蒸此大饅饃？」氣魄可謂大矣。當然，若是同新時代建設者相比，那還要遙遙得多。時代的強弓等待着年輕的臂力；彩繪現代化的宏偉藍圖，需要的正是元氣淋漓的大手筆。營口港人硬是在海灘荒灘上，一空倚傍地建造出一個躋身全國十大港口之列、與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四十多個港口通航的北方大港。現在，年吞吐量已經達到兩億多噸，按照開放之初老港二十萬噸吞吐量來計算，整整翻了一千番。

（上）

飲食男女

吳哥遺跡

楊芳菲攝

都是一幅幅淡雅的徽州民居水墨畫，幽幽靜靜的世外桃源。小巷古老幽深，人家門口掛了葛魚臘肉，墩實飽滿的火腿，陽光下油亮亮的，不由垂涎三尺。導遊說，我們這兒的豬頭啊，從春天養到冬天，是真正的農家豬肉，非常香。宏村的農家菜館間間滿座，遊客在這裡隨處可品嘗當地特色菜。這兒的菜也便宜，呈坎村一家飯店，一百五十元，老闆娘下廚叮叮噹噹很快端上來，鹹豬耳朵，豬口條，炒青菜，大碟小黃魚，大盤紅燒肉，米飯管夠，真香呀，我們埋頭風捲殘雲，頃刻掃得光光。

古韻瀰漫的屯溪老街，人行其中，如置身於一幀清明上河圖裡，駐足工藝品鋪觀賞各類徽硯也可，流連茶葉店品杯剛上市的黃山毛峰也可，就連舉一枚微墨酥、長壽酥或噴香的黃山燒餅邊走邊嚼亦甚自在從容。

一品黃山，天高雲淡。果真名不虛傳。黃山標誌迎客松雍容端莊，儀態萬千，枝葉伸展，滿腔赤誠，這株長壽古松現有專人看護，堪爲鎮山之寶。雄偉峻陝的巍峨群山，奇松怪石姿態不一，待客同一，上山大禮相迎，下山拱手恭送，任塵世滄桑，萬古不變，令人仰視中的後院，擺得十下桌，田地裡有自種的蔬菜，長勢正好。因惦記着宏村的火腿肉，特意點了蒸火腿，細心的老闆在火腿中加了豆腐，這樣火腿不太鹹，豆腐亦有味，相得益彰，又有新鮮的蕨菜，因其葉像鴨蹼而得名的爽滑清香的鴨板菜，鮮美無比的土燉火雞，對面上竹海松濤，滿眼青翠，今日美景佐佳餚，寧不大快朵頤？屋外洗手間是老式的簡易茅房，牆上留一方小孔，站起時正對一窗青山，頓覺穎氣全無。

在紹興，霉乾菜扣肉末上桌便遠遠聞見了香，那霉乾菜又叫烏乾菜，「紹興三鳥」之一，細如麻繩，色黑卻鮮美，愈嚼愈有味。參觀完魯迅故居，去對面的周家店子見識臭豆腐與茴香豆。臭豆腐乃四方小塊，外脆裡軟，嘗一口又嫩又香；茴香豆，小小的一碟，軟鹹有味，轉眼下肚一半，旁邊一遊客又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學孔乙己搖頭吟一句「多乎哉？不多也！」衆人皆樂。

春天的西湖，步步皆景，湖中遊船不斷，湖水一波波拍打堤岸，邊，小餐廳，臨窗的桌子，一人一碗東坡肉，覆幾幾片葱花，油汪汪的，卻肥而不膩，入口即化。燒鱈段，油麵筋，醉雞，鴨掌，各有特色。看窗外斷橋，一樹桃花一樹柳，美食美景當前，此境幾時修到？

早餐捨棄大酒店的自助餐去找小吃，小巷中有家做醬香餅的，肉餡酸菜餡都有，現做現賣，熱氣騰騰地裝進紙袋，油直浸出來，特別香脆可口。最後一晚，在電視裡得知杭州有家牛肉